

警察锅哥

POLICE
BROTHER
POT

⑧ 扬眉营盘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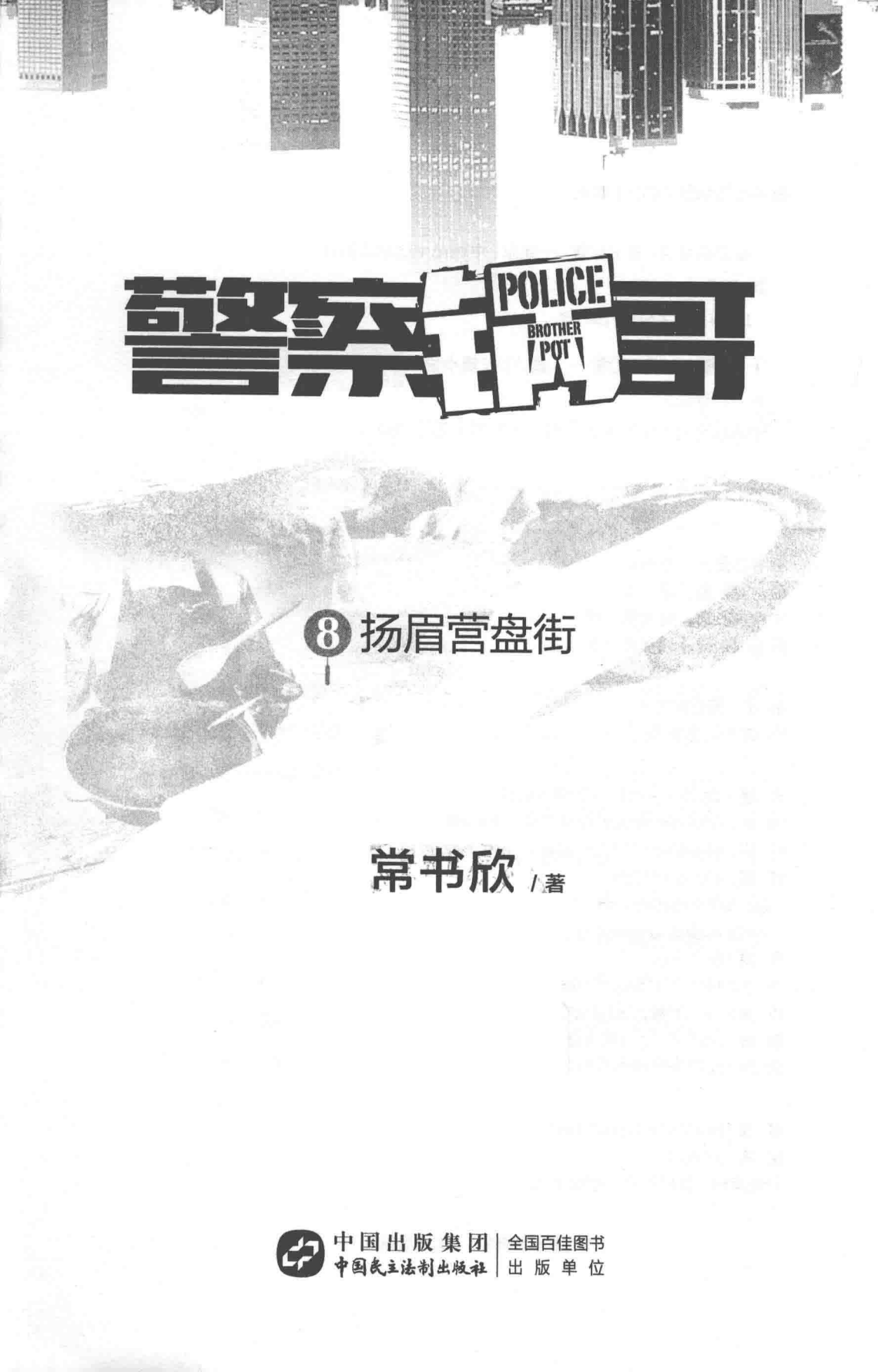
常书欣 / 著

《余罪》作者**常书欣**又一力作
电视剧《警察锅哥》原著小说



中国出版集团
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

全国百佳图书
出版单位



警察钢哥

8 扬眉营盘街

常书欣 / 著



中国出版集团 | 全国百佳图书
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| 出版单位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警察锅哥 .8 / 常书欣著 . — 北京 :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,
2017.12
ISBN 978-7-5162-1697-2

I . ①警… II . ①常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 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277600 号

图书出品人: 刘海涛
图书策划: 谭 军
文案统筹: 高文鹏 崔 一
责任编辑: 翟琰萍 王 宜

书 名 / 警察锅哥 8
作 者 / 常书欣 著

出版·发行 /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
地 址 / 北京市丰台区玉林里 7 号 (100069)
电 话 / 010-63055259 (总编室) 010-63057714 (发行部)
传 真 / 010-63055259
[http: //www.npcpub.com](http://www.npcpub.com)
E-mail: mzfbz@npcpub.com
经 销 / 新华书店
开 本 / 16 开 710mm × 1000mm
印 张 / 19 字数 / 287 千字
版 本 / 2017 年 12 月第 1 版 201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印 刷 / 北京中兴印刷有限公司

书 号 / ISBN 978-7-5162-1697-2
定 价 / 35.00 元
出版声明 /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(如有缺页或倒装, 本社负责退换)

警察钢哥

8 扬眉营盘街

目 录

- 第一章 聚少今又别 / 1
- 第二章 有情一线牵 / 8
- 第三章 相见便是缘 / 19
- 第四章 真爱不腼腆 / 25
- 第五章 而今从头越 / 33
- 第六章 蠢蠢欲破茧 / 39
- 第七章 做事知事艰 / 46
- 第八章 孤注试深浅 / 55
- 第九章 前事犹可鉴 / 64
- 第十章 坦途多有险 / 73

- 第十一章 处惊色不变 / 82
- 第十二章 铁警振余烈 / 90
- 第十三章 扬眉营盘街 / 102
- 第十四章 相见看泪眼 / 110
- 第十五章 破茧化作蝶 / 118
- 第十六章 一席金玉言 / 131
- 第十七章 相看难相厌 / 140
- 第十八章 得失心自知 / 147
- 第十九章 意恐归迟迟 / 155
- 第二十章 有得亦有失 / 163

第二十一章 大梦方醒时 / 170

第二十二章 难分曲与直 / 179

第二十三章 不期佳人至 / 190

第二十四章 审时兼度势 / 201

第二十五章 人心本难识 / 210

第二十六章 风物放眼量 / 223

第二十七章 来日还方长 / 232

第二十八章 有利早起忙 / 243

第二十九章 经霜花愈香 / 250

第三十章 无风欲起浪 / 258

第三十一章 酬志多轻狂 / 268

第三十二章 君当慨而慷 / 275

第三十三章 没齿亦难忘 / 285

第三十四章 劝将成激将 / 293

第一章

聚少今又别

“莉莉……红杏……妈……”简凡糊里糊涂起床，洗漱完从卫生间出来的时候有点诧异，平时少不了妹妹叽叽喳喳和老妈唠唠叨叨的家里难得这么安静，一喊一叫，三个女人都不在，阳台上应了声却是老爸在那儿晒太阳，一说是今天准备回枫林老家，她们上街购物去了，再一看时间已经九点多了，简凡拍了下脑门，披上外套说要去送送同学，赶紧地下楼，跨上那辆破自行车直往乌龙宾馆跑。

前一夜闹洞房折腾得够呛，初中同学、高中同学再加上单位的同龄人，亲朋好友加狐朋狗友，洞房里来回足有三拨大小伙二三十个人逼着费胖子两口子出节目，从法式热吻到床第三十六套动作，一千小伙逼着平时就爱胡吹大气的费胖子做示范，要配合就都起哄说演得不好，重来；要不配合，采取强制措施的人有的是。直整得费胖子哭笑不得，咬牙切齿地威胁没结婚的将来小心报应。洞房直闹到两三点，简凡最后走的时候，这费胖子连送的力气都没有了。

结婚嘛，就是不闹不热闹，即便是看着场面有点怵，也不由得多少有点向往。简凡一想费胖子被折腾的样子就好笑，不过却是怎么也想象不出如果是自己会是一种什么样子。

吱吱呀呀的破自行车飞驰着，从一中到宾馆全是下坡路，熙熙攘攘的街上已经开始冷清了，即便是有人也在做最后的抢购准备。老大薛翰勇和老三黄天野今天要走，说好了上午来送，简凡生怕睡过了。

噢，好歹没过，一路拨着手机得知两个人也刚准备走，到了宾馆门外的时候，看着院子里、阳光下，老三黄天野眯缝着眼正拿着大毛掸子擦车，老

大薛翰勇支着脖子看到了简凡，喊了几声，使劲地招手。

自行车直驶到吉利车前才刹住，老大薛翰勇和老三都用异样的眼神看着简凡，看了看然后相视一笑。高高大大颇有男子汉气概的老大这小话来了：“哟，老二还这么个性哦。咱们没拿照他就会开车了，咱们都会开车了，他倒骑上自行车了……谁都没你有个性啊，放着好好的公务员辞了去当大师傅，好容易混到了大厨还又撂挑子，真他妈理想主义啊。”

说着和简凡来了个拥抱，奸商嘴脸的老三也抱上来了，不过也凑着话：“装穷呗，这小子现在月薪上万，不比咱俩挣得少啊，没准想另起炉灶了。”

“得了啊，别拿我开涮，带上路上吃。”简凡把车篓里一提兜吃的提着直扔到车后座，拍拍这辆价值算不上不菲的吉利车，是老三的座驾，取笑道，“大厨也没你这小奸商挣得多，老三，饭店生意怎么样？”

“就那样吧，撑不死饿不着，发不了也穷不着。”黄天野打开车后厢把刷子扔进去了，估计就是等着见见简凡就走，快过年了都忙着回家。一问费胖子还来不来送，薛老大和黄老三又忍不住哈哈大笑，说已经电话告别了，费胖子让老大、老三两个人自己滚，不来送了。老三怀疑这货精尽人疲，爬不起来了；老大纠正，昨晚能爬上床就不错了，再爬到老婆身上圆房的可能性已经微乎其微了。

四个损友，谁糗了自然就是其他三个人取笑的对象，老大和老三嬉笑着，准备上车走了，这半天的流氓话简凡没怎么接茬，老大薛翰勇看不过眼，上车前拍拍站着的简凡安慰道：“哎，老二，别把你那老二憋着啊，我怎么看你像没妞没活力，缺少发泄呀？得，年后来找我，哥那儿的售楼妞个顶个水灵，个顶个有钱，就你这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的体能，没准房钱都不用你出……”

说着动手有点关切地摸摸简凡脸上那块凸着的伤疤，拍拍小脸蛋，又劝简凡去整整容，说实在有碍市容，估计把泡不到妞的原委归结到这个上面了。简凡还没说话，老三黄天野就凑脑袋上来反驳了：“不应该呀，二哥身边那气质妞不赖呀，以前这方面二哥可是专家啊，一泡一个准儿，哪像咱们这国足队员，光瞎射找着不门。”

“你知道个屁呀？老二身边那妞一看就是心高气傲有教养的那种，什么眼神？你以为是酒吧里的靓妞，灌几杯就哄上床了？你问问老二，他俩要是有了奸情了，你把我眼珠挖了当炮踩，是不是，老二？”薛翰勇问道，简凡一笑置之，给老大开了车门，两个人只当是离别的瞎扯谁也没怎么在乎，说了几句路上小心、一路平安的话，直把车送上了路。

匆匆一见，转眼又是离别。

时间不知道是怎么过去的，费胖子结婚了，要安安生生在乌龙当他的土财主了，黄老三还是乐滋滋地当着自己的小奸商，薛老大据说半年前就跳槽混到了营销主管的位置。很多年前一个饭盆里抢肉、一个铺上打滚的哥们儿，转眼间都有了自己的生活。

“妈的，老大眼睛还那么毒。”骑着车回家的简凡回味着老大薛翰勇的话，大部分稍有姿色的妞和稍有人样的哥，大学毕业差不多就练成情场老手了，再锻炼这么多年，估计得个一等一“炮手”的称号也不为过，一眼就看出自己和杨红杏根本没那码事了。

一想到杨红杏，简凡不由自主地叹了口气，要搁以前泡个妞，两周都等不及就火急火燎找机会上床了事，真难为自己这次居然等了两年，更难为的是等了两年还是那么若即若离，不近不远，两个人还停留在那个吻的状态再没有什么进展，甚至有时候见面淡淡的，连个吻也没有就分别了。

莫非真是心高气傲？想起了老大这句话，简凡不由得一刹车，停下了，看看自己身上现在，发白的牛仔裤，褪色的旧棉衣，再摸摸脸上那条疤痕，不用照镜子都知道和以前那个帅气的警装样子相比简直是天差地别。莫非仅仅是出于那么点感激每年来我家里看看？

简凡吧唧着嘴说不准女人的心理了，杨红杏一来家里就和简莉腻歪在一起，和爸妈表现得也很亲热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家里亲戚。而昨天，用大个的萝卜雕了几朵玫瑰，焯水蘸酱以飨佳人，杨红杏只是笑吟吟地浅尝着，夸了一番味道不错。但傻子也看得出，拿这东西求婚，整个就是糊弄人呢。

这是一次试探，不过试探的结果是把简凡自己试得云里雾里。

两年前那次患难里的温馨仍然持续在彼此之间，彼此都像家里人一样那么亲近，这种温情无数次让简凡感觉那么弥足珍贵……坏了，是不是问题出在这儿？正是这种温情和亲近阻隔了感情的发展，自己这两年一直窝在桂园厨房不闻不问，也许她心里早有想法，只是碍于那种感激才和自己保持着这样不近不远的距离，甚至即便是没有男朋友，也不想一直沉在这种带着感激和怜悯的爱里？还是就我现在的德行，根本入不了她的眼？

“呵呵，随缘吧，爱怎么样怎么样吧。”简凡苦笑，又跨上了车，女人的心是天下最难琢磨的东西，比做哪一味珍馐的难度都大。这年头，找个做爱的容易，找个真爱你的就难喽，要找个真爱你又只和你一个人做爱的老婆，恐怕就要难上加难了。在桂园那声色犬马的鬼地方待久了，简凡甚至觉得爷

爷奶奶说的在村里找个村姑成家也是个不错的选择。

骑着车，悠悠哉哉地回了小区，一进小区门就见爸妈在忙着往车上搬大包小包的东西，简莉好不容易见到劳力回来了，提着大编织袋一扔喊着叫哥上来。简凡赶紧上前帮忙，这是全家要回枫林过大年了，大包小包的衣服、用品、吃的，一半是正月天用，一半是带给爷爷奶奶和三叔一家的，这一大家子又要三代齐聚一堂过大年了。

东西一搬完简凡再回头愣了愣，这里好像还有个外人在帮忙，和妈妈妹妹逛街回来的杨红杏也乐得跟自己要回家过年一样，正纳闷着，老妈披着大外套风风火火地下来了，边上车边安排道：“凡啊，把杏儿送回大原啊，给杏儿妈妈的东西在店里，小米、红薯、核桃、酸枣好几样，别冻着啊，红薯一冻可没法吃了。一定要把杏儿送到家啊，这大老远几百公里路呢……”

“嗨，妈，那我怎么办？”简凡打断了老妈的唠叨。

“你？”老妈一回头看看傻愣着眼的儿子，颇觉得这儿子很没什么眼色，剐了一眼，“你随便。你爷爷奶奶一见我就问孙媳妇的事，搞得好像是我和你爸不让你娶媳妇似的，你爱干吗干吗去啊，省得我看见你心烦。”

老妈当然很心烦，眼瞅着这么娇滴滴自己中意的媳妇就是办不了事，那能不心烦吗？说着把儿子一扔招着手让闺女上车走人，简莉当然理解老妈的意思，吐着舌头给哥哥做了个鬼脸，上车了。梅雨韵拉着杨红杏的手长话短说：“杏儿，明年过年把你妈也带来啊，一个人在家多闷啊。你们聊吧，我们先走了。”

不用说，多少应该有给自己创造独处机会的那层意思，直把车送出小区门外看不到车影了，简凡才发现两个人是相隔若干米站着，这架势让简凡蓦地觉得有点可笑，就像三十年前谈恋爱一样，保持不被人说闲话的那种距离。

是啊，距离确实产生美，火红一身分外妖娆的打扮比两年前可成熟多了，如瀑的长发散着，恬静的表情似乎不为身外什么事所动，怨不得老大一眼就看出来了，连简凡自己也觉得时间的间隔让两个人变得有点疏远了。

车走了，杨红杏回过头，突然间发现简凡怪怪的眼神，一下子没有晓得这眼神中的含义，正笑着准备说句什么话的时候，不料收到了一句冷冰冰的邀请：“走吧，送你回家。”

说着简凡扭头就回小区，那辆借来的红车就停在楼门之下，杨红杏蓦地被泼一瓢凉水，悻悻地跟着回小区，一前一后的距离差了七八步，紧追了几步，等回到楼上房间，简凡早收拾妥当先往楼下走，不知道哪里来的，杨红杏也

收拾了随手的包，关上门，下了楼上车一拍车门，废话不多，两个字：“走吧！”

一路上走得比较沉闷，亏是梁舞云这车里不缺好玩的，光CD盘就二十多种，杨红杏放着轻柔的音乐，听着音乐不知不觉地靠着椅背小憩上了，年节时候路上空旷，等车一顿一觉醒来的时候，差不多过了中午已经下高速了。

微微有点歉意地看着驾车的简凡，关了CD，又开了车窗透气，几个示意的动作都没有引得简凡问一句话，杨红杏想了半晌只得先说话了：“简凡，你……你辞职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？不会是有什么难处了吧？你妈妈还问我呢，我也说不清。”

“没有，我只是觉得我不该只挣这么点儿而已。”简凡淡淡地说道，两年的酸甜苦辣只有尝者自知，生活把性子里的棱棱角角已经磨去了，已经不复当年的怨天尤人和年少轻狂了，“其实给私人当厨子和给公家当差没区别，都没什么尊严可言。我们一天平均干十四五个小时，生意旺季时甚至要干到十八个小时，得到的和付出的不成正比。这两年我也了解了点酒店的经营，就我们所在的桂园宾馆下属的花饽楼，是村委和私人老板合伙干的，其实里面原材料采购、储存，还有销售环节上人为浪费和其他细节问题就不少，这里面漏洞很多，最起码我在花饽楼挣的外快每个月就有一两千。年底给老板提了提建议，我想包圆这两个厨师班的活，领着厨师们干活，利润三七分，我给厨师们发工资，结果老板想也没想，直接给我扔出来了，呵呵……”

“三七开？你要求是不是太高了？”杨红杏笑着问。

“不高。其实厨师人工也占到他们纯利的百分之十五左右了，如果在进货、销售和储存上堵堵漏洞，再加快出新菜品的速度，他们也是只赚不赔。当然，我也能多赚点。”简凡自嘲道，这个双赢的建议在老板看来成了个大笑话，这唯一的想法破灭之后，那么就只剩下长年累月在那儿当牛做马，这恐怕才是简凡辞了那活儿的真正原因所在。

树挪死，人挪活，如果那地方只剩下不死不活了，何必守着？

说完了原委，杨红杏也无话安慰了，这种生意中的斤斤计较杨红杏可不太懂，不过话锋一转有几分期待地问道：“那你准备干什么？开饭店？”

“呵呵，太没创意了，也没什么挑战性。我妈两年前就让我接手第一锅小店，要干早干了。”简凡道。

“那你干什么？”杨红杏问。

“不知道，还没想好。不过说实话我也开不起饭店，房子、装修、招人、办证，在大原没有五六十万你开不出一家像样的饭店来。这两年我一直做花

饌，花饌的成本更高，冻干设备和鲜花运输这一块，最少也得二百多万元投入，没戏。”简凡说道，估计这也是郁结在心里的难事，甩手走了很潇洒，但再做一个饭碗的难度就大了，回过头来再去给人当厨子挣工资，那明显也不是自己想干的事。

这个难度让杨红杏也沉默了，弱弱地看了简凡几眼，放弃了有点累有点苦的警察工作，选择的这份更累更苦的厨师职业，两年间把这个人变得多少有点沉默，不像以前那样开口闭口就是一溜瞎话出来，此时看着简凡，总是有一种如鲠在喉，很多话不知道怎么说出来的感觉。

进城了，稍显稀疏的车流中，这一对沉默的男女枯坐着。简凡驾着车回到工会小区时已经下午四点了，到了楼下又是扛着大包小包直送进杨红杏家里，丁伯母自然是客气得很，倒水沏茶眼热地看着这一对小儿女，殷勤地留简凡吃饭，不过简凡还是坚决地回绝了，理由很充分，要赶回乌龙老家过年。

这倒不好挽留了，丁伯母催着女儿把简凡送下楼，自己却倚窗看着两个人，眼神里差不多要把简凡当成上门姑爷了。别说姑爷，比亲儿子还亲，这两年又是人来看，又是教食疗药膳一大堆办法，丁伯母现在的红光满面差不多都是这位准姑爷的功劳。

其实根本不用这么麻烦，简凡知道两边的老妈都是有意给自己和杨红杏留个独处的空间，毕竟这两年的见面时间太少了。一扭头，正好杨红杏也扭头，两个人几乎是异口同声说了半截：“你是不是……”

然后觉得这话很奇怪，都住嘴了，杨红杏有点不悦地指着简凡：“你先说。”

“我说什么呢？你是不是有男朋友？”简凡干脆直来直去。

“啊？我……我什么时候有了？”杨红杏一愣。

“那……”简凡有点结舌，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何有此一问。

“噢，没答应你求婚就是有男朋友了啊。呵呵……”杨红杏掩着嘴笑了，原来今天不冷不热的症结在这儿，其实她心里还想在乌龙多待一天，就两个人一起。

“没事，你就有我也不在乎，我现在神经强悍得很呢。”简凡没来由地呛了句。

“看你这样，我确实应该给你找个竞争对手啊。”杨红杏也玩笑似的回一句，对于两个人之间的默契不再怀疑，不过两人独处却多少有点别扭，有时候甚至让她隐隐有点后悔当年选择离开大原读研，现在看来，时间给两个人造成的那种隔阂还是相当明显的。

“那就是有了？”简凡一听，生气了。

“有了又怎么样？我又没卖给你。”杨红杏也别扭上了。

再细心的男人也有大男子主义的心理，而恰恰这份大男子主义碰上杨红杏这号女权主义者，撞车了。简凡觉得两个人缺少亲昵缺少那种理解和关爱，而杨红杏何尝不觉得陌生感增加了，但这个时候恰恰是一个即将毕业一个刚刚失业，这种心理之间缺乏磨合的微妙又岂是一言能够道尽。

于是简凡斜眼瞪着杨红杏，在打量是不是另有隐情；而杨红杏有几分不屑地扬头，保持着自己那份高贵的矜持。一个在期待着冰山消融，一个在期待着情意绵绵，都在等待对方的妥协，不过瞪了许久谁也没妥协。恋爱中的男女有时候总有几分不可理喻，有时候越在乎对方，越容易对彼此形成伤害。

“算了，我走了，你回去吧……”简凡说完稍稍迟疑了几分，只待杨红杏开口挽留，不料有点生气的杨红杏侧过脸，鼻子里哼了哼，估计以为简凡是故作个姿态吓唬自己。

于是，简凡真的走了，出了小区，挥手正好拦了辆出租车，直奔长途汽车站赶最后一趟发往乌龙的班车。等杨红杏晓得这不是玩笑直奔着追出来的时候，只剩下了空荡荡的街道……

第二章

有情一线牵

正月初六，梁舞云带着一干死党来聚餐热闹，像往年一样，给老大杨红杏这个稍显冷清的家里添了几分生气。

女人多了，想不热闹都不行。秦淑云已经调到了省厅，据说还找了位相当不错的男友，今天是开着男友的凌志车来的，顿时把梁舞云那辆小丰田比了下去，梁匪女联合还属于无车一族的牛萌萌大贬秦淑云臭美，还没进门就叫嚷得满楼都听见了。待到了老大家里，自是围着老大说长道短、对丁伯母嘘寒问暖，还是像往年一样包顿饺子，不过饺子包得不怎么样，一群大小姐毛病不少。秦淑云开始报复了，直埋怨牛萌萌擀的饺子皮比脸皮薄不了多少，回头又指责梁舞云包的饺子比她胸还大。三人饺子没捏几个，你抹我一脸面，我摸你一把胸，嘻嘻哈哈打闹得不像个样子，连杨红杏也劝不开，好歹杨妈喊着梁舞云帮她查查电脑是不是中了病毒，才把这个最闹腾的妞支走了。

有几个知心朋友的温馨感觉真好，此时杨红杏对这几位比以前更关心和迁就了。秦淑云和牛萌萌都发现，杨老大这几年的独立生活还是蛮有效果的，最起码包的饺子要比她们强出不少，话题自然又转到了职业、薪水、男友、美容之类，只要是女人能够拿出来攀比一番的东西，都能成为津津乐道的话题。

三个人捏着，梁舞云这个电脑高手刚进卧室坐到电脑旁准备开机，却见丁伯母鬼鬼祟祟地关上门，凑过来跟梁舞云咬耳朵，听得梁舞云一脸愕然。感情不是电脑有问题，而是老大和简凡的事。知女莫如娘，据丁伯母说，女儿从乌龙回来就一直快快不乐，隐隐地感觉她和简凡之间出了什么问题，为

此她还专门给梅老师和简凡打过电话，不过问也是白问，梅老师还真不知道，而简凡即使知道从话里也听不出什么来。越是这样丁伯母越担心，这才趁着聚会央求梁舞云帮忙问问。

“伯母，”梁舞云惊愕之后，小心地问道，“杏姐不会嫌弃简凡了吧？”

这两年几乎没怎么见简凡，不过再见之后感觉那个阳光男孩已经有家庭主夫的倾向，浆洗得有点发白的牛仔褲，款式有点老旧的棉衣再加上小平头，要多落伍就有多落伍，根本想象不出在他身上还发生过那么多铁血传奇。

“不会吧？”丁伯母有点不确定地回道，“我这闺女看着外向，可从小就心思重，特别是她爸出事后，唉。”

“那杏姐是不是在北京……那个……”梁舞云弱弱地问道。这后半截话不言而喻，意思自然是杨红杏是不是另有心上人了，毕竟杨老大这身材、这长相，要是不引起身边男人的觊觎，那才叫没天理呢。

对于这个问题，丁伯母也说不准，女儿大了，当娘的最尴尬的恐怕就是想试图走进女儿的内心世界却力不从心。两人商议了一番，才装作若无其事地回到厨房，看着一案子奇形怪状的饺子和捏饺子捏得满头大汗的三个人，丁伯母笑着主厨上了，边捏边示范，不一会儿，几个娇小玲珑两头翘的饺子出现在案上。丁伯母的闲情逸致看来不小，眨眼捏了几个小花样，鼓肚子的饺子、像小鱼儿的鱼饺、耳线掐成花边的小饺子，放在一起煞是好看。

这年头，厨间琐事实不在追求个性和自我价值最大化的姐们所追求的。丁伯母笑着解释道：“这还是简凡教我的，萌萌擀皮注意四周薄中间稍厚点，淑云，馅不要太多……你们看，捏的时候一鼓皮正好黏合到一起，厚了不好熟，薄了容易烂。噢哟，你们可得好好学学，将来连厨房都下不了，可怎么过门呀。”

众女却不以为然，边捏边跟着学，倒也学了个七八成相似。说到简凡话题就多了，本来还觑着脸开玩笑的秦淑云一脸惋惜之色，诈骗案已经解密了，她不由得回忆起那一个月共同工作的经历，即便在那么繁忙的工作中，这家伙还不忘在杨红杏和吴镒之间插一杠子。说到那次有意的安排，梁舞云悄悄看了一眼杨红杏，发现她抿着嘴一脸淡淡的幸福之色。后来又说到在摧枯拉朽般抓捕中的惊心动魄，说到了开枪逼退银行保卫、抗命扣人，还有那次抓捕的惨烈和已经故去两年多的同事张杰，再说到最后这个案子仍然埋着一堆不了了之的事，众人唏嘘的同时惋惜更甚。

但对于简凡，众人更多的是不理解，不理解他这个混吃等死的性子里还有这么刚烈的一面，不理解这个圆滑的简凡为什么每每抗命，更不理解为什

么在外人看来可以安享其成的时候他却悄然离开。秦淑云很惋惜，参案人员差不多都升了职，而最初揭开黑幕的人却是如此一个结局。梁舞云没有指责秦淑云，只说简凡是个理想主义者，性子虽然懒散，可每每做什么，肯定要做到尽善尽美，就像做饭一样。丁伯母对这一切显得很超然，只说简凡这两年匆匆来、匆匆走，现今难得还有这么有心的小伙子，言语之间的赞赏浓得很。三个闺蜜差不多和丁伯母一样，已经把两人终成眷属看成是理所当然的事。发完了感慨再看杨红杏的时候，杨红杏掩饰似的下锅煮饺子，剥蒜捣蒜，退出了这个话题的讨论。

似乎……似乎哪里真有点不对劲，梁舞云看着杨红杏不自然的神态，隐隐觉得丁伯母的担心还真不是空穴来风。

不一会儿，饺子出锅，这帮生手捏的饺子烂在锅里不少，大家开始互相埋怨，又嘻嘻哈哈打闹了一番才开始吃饺子。吃完饺子，秦淑云抹抹嘴说要约会，溜之大吉。不一会儿，梁舞云撺掇着牛萌萌，把这个不太有眼力见的胖妞打发走了。和杨老大一块洗完碗，看看伯母已经休息，两人直接进了卧室。

闺蜜的家差不多就等于自己家，卧室里有给梁舞云准备的被子，两人之前没少住一块儿。杨红杏拉着被子铺好床，叫梁舞云上床的时候，却发现这匪妞不怀好意地盯着自己，笑着问：“怎么了，以你的性取向不该拿这种眼神看我呀？”

“呵呵……”梁舞云蓦地笑了。以前老大的气势颇足，而且在训练基地敢和男学员叫板对练，简直是自己的楷模，要说匪性嘛，似乎那时候有几分骄横的杨红杏身上要更多一点，只不过在简凡面前，老大勉力保持着淑女形象而已，但现在褪去了那层官二代的浮华，越相处越觉得老大比以前更体贴更会关心人了，可偏偏该关心的却出了娄子。

梁舞云想了想，有点难为地问道：“老大，你和简凡怎么回事？”

“什么怎么回事？”杨红杏脸一沉。

“你们……就你俩那事呗！掰就掰了，其实我也觉得你俩不合适，一个马上就是数量经济学的硕士，一个是桂园小村的厨子，还失业了……呵呵，我现在一看简凡就想笑，你看他在这副德行，还是原来天天吹嘘泡妞无往不利的那位吗？”梁舞云笑着损道。

一听这话，杨红杏脸一沉，不悦地问道：“你到底什么意思？”

“我……没有什么意思。哎，老大，你是不是有心上人了？来，跟妹妹说说，分享一下。”梁舞云脱了鞋子钻进被窝，这是扯淡的最佳时刻。

杨红杏坐在床的另一侧，脱着外衣，等回过头来表情已经很自然了，指着梁舞云鼻子道：“我比你还了解你，是我妈让你问的吧？”

“不是……是我好奇。”梁舞云否认，杨红杏躺下了，鼻子哼了哼脸侧过另一边，梁舞云一秒便放弃了原则，解释道，“就算是吧，伯母和我不也是担心你吗？”

“担心我？你还是担心担心你自己吧，你都交几任男朋友了？到不了三十，你交的男朋友就能组一个刑侦大队，还好意思担心我？”杨红杏顶了一下，没理会梁舞云。这才是两人的本色，一关上门，都不再是淑女了。

梁舞云被这话刺激了，支着肘半起身在杨红杏背后说道：“哼，要加上高中初中早恋，追姐们我的早够一个刑侦大队了，谁让姐们我这么漂亮又有性格呢？嘿，狗咬吕洞宾，不识好人心，懒得关心你了！”梁舞云发了句嗲钻进被窝，和杨红杏成了背对背的姿势。

少顷，杨红杏不知想到了什么，似乎妥协了，回过身扳梁舞云的肩膀笑问道：“哎，好，我接受你的关心。我妈跟你说什么了？”

“嘿嘿，就知道你忍不住好奇心。能说什么，还不是担心你呀！对了，老大，我可真不知情，你们不会真有什么问题吧？”梁舞云道。

“咦？你刚才不是说我们掰了正好吗？”

“呀，我故意说呢，你妈还不就想知道你到底怎么想的！”

“哼，想告密啊，没门，我干吗告诉你？”

两人你来我往了几句，各挠着对方的胳肢窝，呵呵吃吃地笑着打闹了一会儿。闹得没劲了，各自仰面躺着还是没说一句正题，梁舞云端着气发感慨：“算了，我不关心你们的事了。我就没佩服过谁，除了老大你。从进训练基地认识开始啊，当了两年警察，这不当警察都两年多了，四年多愣是没谈出个所以然来。要是普通人这样，小孩都会打酱油了。真有你的，你们俩这恋爱扯起来，比韩剧还磨叽。”

杨红杏被逗乐了，笑了笑俯视着凑到梁舞云面前问：“舞云，你觉得我们真合适吗？”

“不合适。”梁舞云摇摇头。

“为什么？”杨红杏杏眼一瞪。

“因为我不相信现在还有纯真、纯洁、不带一丝杂念的爱情。”梁舞云神情叨叨地说道。

“什么意思？别跟我扮才女啊。”杨红杏道。

“就拿姐们儿我来说吧，”梁舞云此时心有所感，头侧过来，有点感触地说道，“追姐们儿我的是一茬换了一茬啊，有钱的、爹当官的、自己有公司有事业的，还有贱得没边的‘海龟’，把自己当王八的，什么人我都见过。唉，你说找个能真心实意爱咱的人有多难呀，有一半男人约你差不多都是想把你骗上床，更可恶的是，另一半男人，除了把你骗上床还有其他不可告人的目的。呵呵，我看没几个人能看上我，都是冲着我老爸、老叔、老舅还在台上能办不少事的分儿上来的。”

“哟，巫山云雨过了，才知道除却巫山不是云了。”杨红杏损了一句，掩着嘴笑。

“别身在福中不知福啊，你比我强多了。”梁舞云道。

“我……比你强？”杨红杏不解，指指自己，又指指梁舞云。

“老大呀，人情冷暖你应该看得比我清呀！我敢说，要是我老爸倒台犯了事，现在围在我身边的一夜之间马上就消失得无影无踪，喜欢你的、迁就你的、恭维你的、巴结讨好你的，都改冷眼看你了。我倒真希望我有那个时候，到了那个时候还能站在我身边的，肯定是我的真命天子，别说嫁给他，为他去死也值了。”梁舞云撇嘴道，不用说，对于简凡和杨红杏那次患难是看在眼里，念在心里，看着杨红杏不吭声，梁舞云总结道，“唉，要是简凡当年喜欢的是我多好……不经事就看不出这人到底是个什么人。老大，你要是心里有其他人了，通知我一声啊，姐们倒追他去，我就不相信，姐们这天生丽质，他就不动心。实在不行，姐们给他来个玉体横陈，直接搞得他神魂颠倒，拜倒在本姑娘的蕾丝裙下，哈哈……”说着说着，梁舞云又没心没肺地笑起来。至于倒追简凡，肯定是在刺激杨红杏。

本来是句笑话，不过杨红杏听了有点黯然，弱弱地躺下，手支着头，眼神里不知道回忆起什么，温馨中带着一丝黯然，黯然中又有几分幸福，片刻才轻轻地说道：“舞云，你不了解实情。如果没有两年前那事，说不定我还能坦然面对，这两年他很关心我和我妈妈，可越是这样，越让我觉得有一种负担，连我们相处也成了一种负担，我能感觉得到对于他也是一种负担，那种负担来自于他的家庭，他爸妈、他爷爷奶奶和邻里……年前回家的时候，你是不知道我们独处的时候有多尴尬，好像也没有什么共同语言，我现在都分不清我们之间是恩还是爱。”

“恩爱，不是一回事吗？不喜欢不爱你，他至于屁颠屁颠往你家跑两年呀？”梁舞云不屑地说道，一看杨红杏还是发痴，推了她一把，悄声问，“我